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六

雜征斂 山澤津渡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遠郊以外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

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損行廢固有時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

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放令告言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大縣數百頃小縣百

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東萊呂氏曰卜式為小忠而不知大體者也其願輸家業半助邊丞相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然罷報之後此助縣官之心終不衰則非矯飾也惜其未嘗講學故區區以輸財為忠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獨欲助費事勢相激故武帝寵式者

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雖假手於
桑弘羊輩苟無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及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邊有官馬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十母馬還一駒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先公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
斂正為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所以
猶愈於秦也嘗觀文帝時鼂令民實粟塞下便可

以減田租武帝時纔令邊民畜馬取息便可除告緡蓋一事輙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斃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置徒為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宫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隂陽之感物類相應萬

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

武帝時租及六畜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貲二十兩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

予民轉令百姓養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宫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税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税

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復録

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

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受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五百之類行鞭杖者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

靈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

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道行費蓋正貢外別有所獻也詳見國用門

晉自渡江以來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詳見商稅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樵無托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强盗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

凡是山澤先恒熂爈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並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見官品占田門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壬辰之科從之

齊武帝即位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太始初軍役大興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

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所在擾亂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今會稽郡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詳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㮰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計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牢則終歲無

役令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淺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唐高宗龍朔三年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蓬萊宮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

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貲富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為軍費纔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纔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遮邀

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纔二百萬緡

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舊算三十今加為五十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

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時討賊兵在外者衆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給趙贊乃奏行二法

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致堂胡氏曰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預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

今按德宗之横斂諉曰軍興之用也然瓊林大盈之積特不過假軍興之名而厚賦以實私藏是以餉賜稍不如意反使涇原驕横之卒得藉口以為作亂之階然則平時刻剥生民而姑息軍卒竟何益哉

唐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

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戸七千人為胥士視防閤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

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

田

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藉百姓一年税錢充本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

乾元元年勅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顧

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别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户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

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廐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户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寶應元年勑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唯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百姓并貧典吏揀擇當處殷富幹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轉回易仍放其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

物又蠲免破人家

貞元元年勅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隣近者放免餘並準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糴貨充填本數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聖政惟新事必歸本疏理五坊戶色役令府縣卻收萬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輒釐革舊弊率先有司其兩省納課陪廚戶及捉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望令歸府縣色役從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從奏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裨補官吏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廣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業成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為弊非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有剩並請沒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蕭俛奏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緣臣當司及祕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準赦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攤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

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雨露無偏乞特賜準赦放免
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使縣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為本道觀察使條流量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

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己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以聞

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歛及其久也民利於假官之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息數倍本錢而其為無

藝甚矣故述其事附之雜征斂之後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所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至是詔除此後諸州有類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陳州私置蔡河瑣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

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

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再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

按朝廷視官制祿所以養賢官莫崇於相則祿賜宜優於百僚今於上日反徵其錢以充公用可乎

令考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門下中書兩省狀

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近降勑命除翊衛勲膚藩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職掌鹽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司等凡關此例並可徵收伏緣省司舊例别無錢物衹徵禮錢以充公廨破使遭値離亂致失規繩乞依元行依例徵理自防禦團練刺史至諸道將校押衙各納錢有差則為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

書奏准故事應諸道藩鎮帶平章事處各納禮錢五百千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鋪陳什物勑從之則納此錢者似是唐末以來方鎮據土地修貢獻求為使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觀建隆之詔則在廟堂為相者皆納矣又考梁開平五年勑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位尊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日食萬錢之半則當時為相者俸廩尚無之況修公署置

什物乎此所以反有無藝之橫取也

又按所謂修公署備什物之類唐時有諸司捉錢戶捉官本錢營運納息以供此費至五代之時則不復有之而令居職者履任之初自出此錢國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併附於捉錢之後

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先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偽之時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户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帝聞其弊詔除之

又有橘園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偽國舊制而未除前後累詔廢省

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

止齋陳氏曰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酬奬

之法次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𣎴以佐經費以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畧也自熙寧悉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名買實封投狀着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

神宗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言綱船為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令洛水入汴無湍駛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貫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從之

三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

元豐二年三月言人户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以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嵗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農之請

七年府界諸路坊場錢嵗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判應天府張
方平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閼伯主祀大
火火為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廵許遠今既許承買小
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歲收甚
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
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
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鄧潤甫言興利之臣議前

代帝王陵寢皆合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鬬昭陵已剪伐無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毋得增價新法乃使實封入狀唯利價高有舊纔百緍而益及千緍者其後類多敗闕請罷實封之法令諸路轉運提舉司會新舊之數酌取其中立為永額名人承買其後詳定役法所度之事請下之諸州若累

界有增以次高一界為額增虧不常以酌中為額或前次所負及五分縣以聞州州與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滿承買抵當之制餘皆如舊法從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鏄言場務敗闕者請止損淨息其省額如故從之又詔無人承買者許自陳損其錢數明諭以名人願增價者聽若不售則更減之減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審覈權停閉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

縣創增鎻柵以牟税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床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寖爲厨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户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

按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務者入榷酤門明言貨稅者入征商門而泛言坊場者則以附雜征榷之後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史文簡畧不能盡考

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止齋陳氏曰元降指揮應典賣物會問鄰至有不願即書之於帳聽即兩月批印違者依漏稅法所

以防姦僞省獄訟非私之也慶歷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貫收稅錢四十文省之條至政和無所增宣和四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路陳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貫增收二十文充經制移用通舊收錢不得過一百省紹興五年三月勅每貫勘得産人合同錢一十文入總制名起發乾道七年戶部尚書曾懷奏人戶交易一十貫内正錢一貫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有三百二十

五文欲存留一半餘入總制錢帳另項起發至是

牙契令為州縣利源矣

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為之據因收其息

徽宗崇寧三年勑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

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

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

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

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隷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蠲免

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靖康時嘗罷之）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無得擅用

紹興二年右朝奉郎姚沆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詣所屬陳理本縣下鄰保證實給戶帖從之

五年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即鈔旁定帖錢

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令民間競産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書縣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賣納紙墨本錢買契書填縁縣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契當官給付

冬十一月詔諸路州縣出賣户帖令民間自行開其所

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詔既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錢應坊郭鄉村三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綱赴行在即旱傷及四分以上權住聽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務要簡便不擾如容縱乞取重寘於法令刑獄使者察之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

官徧諳諸邑面付人户其兩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納價錢俟造簿畢日給帖

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違日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難行徒長告訐欲並依紹興法舊限六十日投稅再限六十日齎錢請契從之

二十七年詔人户買賣耕牛並免投納契稅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

一半充州用餘一半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法人户違限不納或於契内減落價貫規免税錢許牙人併出產户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没官每正税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並重置典憲從之

臣僚言乞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令先次過割而後税契凡進産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點

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勅令所參照見行

指揮修立成法

八年詔今後遇赦刪去稅契違限許免倍自首一節監

司州郡無得自擅免倍稅契違者坐之

言者謂今之置產者未嘗以稅契為意蓋起於赦恩

許其免納而自首況監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稅契

所收錢不復分隸窠名一切以資妄用故有此令

六年勅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户内驢

駝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莫及舟車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并日增下戶日益朘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為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

寧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印契所以省詞訟清稅賦而投報輸直亦有助於財計今但立草契請印

紙粘接其後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也印契具文過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茫無所歸州縣徒費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也乞申嚴成法從之

經總制錢　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廢於靖康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為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

助軍費初非强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書吕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税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户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為河北轉運使又行

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
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歲
入無慮數百萬計况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
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
於民者如免行錢減罷曹官役人錢鈔旁定帖錢院虞候充獄子重禄錢牛畜等契息錢契白紙錢
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户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
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省令東
西八路州軍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

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紹興五年閏二月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為名而總制錢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賦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間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歲入不少而財用司言茶鹽已復鈔價其頭子錢難以增添而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並充本路州縣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於每

貫見收頭子錢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舊來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餘盡併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補助軍需尚書省又言耆戶長雇錢并抵當庫椿四分息錢轉運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係官田舍錢及赦限內典賣牛畜等印契稅錢進獻納貼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錢並令諸路州縣椿管應辦軍期而總制司又言人戶稅賦畸零如析居異財絹綿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

收一升之類並與折納至於二廣福建江東西路免役一分寬剩錢若無災傷減閣並令發付行在及兩浙西路役人顧錢除歲用應副外大軍支用八月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例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令合依諸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費外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一項窠名起發十一月尚書省言經制錢監司州郡或以軍期應辦為名輙行借兑拘截取撥者乞依諸路州軍通判已得指揮施行州縣輙將經制錢擅行應

副兑借拘截取撥輙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當職及取撥官並先降兩官放罷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減紹興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每歲所取經總制錢委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點磨拘催歲終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減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賞有差虧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罰有差

二十六年禮部侍郎賀允中言比年經總制錢以二十

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數立額其當職官既誘以厚賞又驅以嚴責額一不登每至橫歛民受其弊望詔有司立歳額既而倉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損其數詔從之三十一年詔諸路州軍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經總制錢特與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數令提刑司督責補發孝宗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每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仍將所增錢别項發納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公

家出納經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極從吏部尚書顔師魯奏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路經總制錢共十七萬一千緡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四川九十萬緡

月樁錢　始於紹興二年也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

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封樁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七年戶部員外郎霍蠡言願詔諸路守臣條具所樁實有窠名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為而辨八年侍郎士㒟及參政李光皆言月樁之害上感動每諭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復河南州軍赦務與民休息令轉運司具逐州見

認月樁錢數申朝廷據實科撥二月詔以州縣大小所入財賦欲斟量適當易於樁辦其日後殿進呈各有窠名但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撥科名錢不足從朝廷給降應副不得一毫及民紹興十七年減江東西月樁錢一十二萬七千緡有奇光宗登極用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浙諸郡月樁錢一十六萬五千緡有奇

江浙轉運趙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

民間利害及令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利者本司已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戸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

如鼠穴左固則右逸矣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爲辭甚者姦贓之吏又並緣掊克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爲抵讕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不勝憤懣因盡考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

革之制觀之其始縁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内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亦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

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州縣科撥二稅與州縣贍用之類）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畧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

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賑恤之

板帳錢　亦軍興後所創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兩浙運判耿東言二浙近在日邊疾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間雍容為政令百里之寄銓曹見缺至無人願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到盜贓不還

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徧舉亦不能徧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

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葢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别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奏聞去其太甚而立爲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恵養斯民之意從之於是鎮江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平江府常熟縣每年與減一萬貫崑山吳江縣每年合與減發三千貫自

此諸路有陳情亦優減不一矣

葉適應詔條奏曰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西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名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括民財以數

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

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輿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趁辦者本不過數條瓜剖碁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

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界總領所之外户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樁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

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拯令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驚有勇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堆垛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斂人

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葢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棄餘瑣屑之間以為國用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

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

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户部之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棄

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者至萬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

産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餓死矣若經總制不住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歳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及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驟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羸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

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錢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兵

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右經總制月椿板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

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誑誤朝聽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賈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

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
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為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
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
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
立窠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欺此
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
居厚之徒亦羞為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
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

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
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
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
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寛大未嘗究竟到底熈豐
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
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
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
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

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蓋經總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而彼何如時也强敵壓境歲有薦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税駕息肩之所兵屯日

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討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爲寛征薄斂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粲然承平之舊矣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者必曰錢糓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着未易盡捐然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物殷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

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别賦於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尅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减之不當措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樁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内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考覈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錢增羡幾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錢幾何諸州

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鑿空取辦挨那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蔽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趂辦不行之處亦

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令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樁板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户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賂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

則州縣曰吾以辨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己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絶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壽皇英主乾淳間賢俊滿朝而計不及此惜哉

文獻通考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佘嘉頴

文獻通考卷二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市糴考一

均輸市易和買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

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見錢幣考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

法行而天下終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

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賖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葢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

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争之耳然則仁者固如

是邪

愚論見錢幣考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

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乃修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

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州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

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説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税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穀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

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貫物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

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絶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

之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得祿令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令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先公曰令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

商賈之為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採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

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

通鑑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

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故質文不

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

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

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

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

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簒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積物待貴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收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

物賖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説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僱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

輸於京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詳見市糴門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

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從之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宫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宫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藍徹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宫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即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頼宫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逢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為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縁飾其事然則名為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閹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劒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宫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殻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宋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需又就所産折科和市其纖麗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院所織有錦鹿胎花羅緺縠綾絁咸平初嘗停織機百餘令織絹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潭州舊有綾錦務淳化四年廢江寧府潤州有織務江寧歲無定額潤州萬疋又婺州歲買萬疋潤州務舊十二日為一疋王子與制置江淮疋減一日歲終不如數至被笞箠景德三年詔復舊梓州有綾綺場又益州市買院亦織熟色綾及彭錦漢邛蜀眉陵簡遂資榮普州懷安軍皆織大小絹紬正花紗大名府貝滄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綾廬壽州折科小綾乾德四年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

直詔不許舊濟州有機戶十四歲受直織綾開寶三年詔廩給者送闕下餘罷之湖州亦有織綾務太平興國中從轉運使能延吉之請停務女工五十人悉縱之至道元年杭州置織務歲市諸州絲給其用後罷 又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盧壽州亦折科白縠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絁盧壽濠泗和泰光州高郵連水軍亦折科官絁 又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疋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需則有司下其數充足而止

五年又詔宮中買物有元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吴氏能改齋漫録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

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

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如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為是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為墓誌序其當

仁宗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所為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為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矣

國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

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絶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貫陌不等之獘朝廷隨即行遣令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

為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戸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㫖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疋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疋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寛之也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物價翔

踴傷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

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鈌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

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内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内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榷貨務備三路

軍需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

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偕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

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

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疋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苖矣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　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

五年户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均輸市易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寛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内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兹事鼎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

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置衞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有司從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

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禄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

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秸此即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輸後訖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薛向建京師買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

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師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

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又以贊善

大夫户部判官吕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内蔵庫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為市易本錢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

七月諭王安石聞市易極苛細人皆怨謗如榷貨鬻氷則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樸則梳樸貴市脂麻則脂麻貴安石皆辯解之以為鬻氷由園苑梳樸為兼

并者欲占賠麻以不稔自當責耳上又謂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吕惠卿同究詰市易事

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諠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吕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

索率賤市貴轡萬廣衆贏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即上行人所訴並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凛凛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陜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爲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寛即軍

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物多入月息錢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勅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

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内㠶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貪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

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其半年衆議頗以為愜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隂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

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税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斡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

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考之熙寧五年賜内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並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償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陜西北客之過東南

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
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税大虧然則
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税之虧矣
熙寧三年王韶置秦鳳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兩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
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廣州市易司又置鄆州市易司
熙寧六年詳定行戸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

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祗應自今禁中買賣并下雜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

鄭俠奏議䟦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為預收買準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

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壞錢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

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揮些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元豐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功場淨利錢許以所

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

紹興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令歲和買并稅紬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

市紬絹計綱赴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之實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千疋或四五百疋者令諸路漕司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稅紬絹疋有頭子錢又收市例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

市例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戶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戶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照舊嘗全利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虛劵為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為相兩浙運副

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一十七萬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疋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

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
本錢亦無
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
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獘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
一以寬民力仍依見錢違寘之法
二年户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
左相呂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
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江

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疋東川湖南綾羅絁七萬疋四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疋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疋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産業乞蠲免應干和買等事（紹興四年）詔特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與編户一等科敷蓋欲寛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户是使為俊代輸也人心謂何

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檢會官户科數及和預買等見行條法罰俊使知詔令以次官書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户望收還前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俊時為少傅淮西宣撫使）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

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惶悚力辭賜絹俊喜殖産其罷兵而歸歳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諫王瑨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詔官户並同編户所以寛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産者類請求貴臣改為墳院兾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户既不免墳院豈縁官户得免哉况今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産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户非官户同編户之意

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矼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給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

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疋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為欺蔽假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邪魏矼之說固為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

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户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嵾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寛剰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疋為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

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疋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遵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可從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户詣檢鼓院進狀陳訴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

府偏重尋諭兩浙漕臣錢冲之臨安守臣張杓條奏

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析户愈不一其始也敷及上户而中户不與其後也上户巧爲規避而中户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買一疋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敷一疋數年後可知也其弊皆由不以田畝均敷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敷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敷則上户頓減而下户
頓增葢下五等人户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丁絹有
丁綿有丁鹽錢今又以畝頭均受上户和買則是以
一小民之身此小薄瘠之産而納數項之稅賦合將
逐縣浮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敷於四等以上為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徳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
買絹乃二萬六千餘疋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户
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疋後因守臣

胡彦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岍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令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税和買之有折帛官户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户則止納正數和糴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夫有官君子居

位食祿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上之需乃恃勢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數之類官民户並一概輸納違許内外臺劾奏從之

祕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為民間白着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户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為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疋至十貫高宗念下户重困乃令上户輸絹下户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疋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

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為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茍為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疋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

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絹二百六十六萬疋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疋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四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五萬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綾羅絁三萬餘疋浙西綾八千七百婺州羅二萬湖南平絁三千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疋有奇皆起正色其紬絹二百五十六萬餘疋約折錢

一千七百餘緡而綿不與焉

葉適應詔條奏言何謂和買之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民固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内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已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

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又曰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軍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

曰寛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為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名不能

為將良平不能為謀者也

寧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内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疋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謂秦檜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並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為邑經界之初税錢

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奇每稅錢一百文數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為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奇數和買絹九百三十餘疋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貫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疋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為革絶從之

市舶互市　宋初承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不許

商旅涉江於建陽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通其交市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及江南平榷署仍舊置專掌茶貨

互市者自漢初與南粤通關市其後匈奴和親亦與通市後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右宋三朝國史食貨志略言歷代互市之概今録於此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止齋陳氏曰是時市舶雖始置司而不以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豐始委漕臣覺察拘攔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寧置提舉九年之間收置一千萬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設元符以前雖有而所收物貨十

二年間至五百萬崇寧經畫詳備九年之內收至

一千萬其後廢置不常今惟泉廣州提舉官如故

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

二年始令鎮易雄覇滄州各置榷務命常參官與內侍

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不

與通

端拱元年復詔許互市　二年復禁之

淳化二年置榷如舊制尋復罷

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
凡官鬻物如舊而綿漆器秔糯所入有錢銀布羊馬
槖駝歲獲四十餘萬東夷西戎南蠻溪洞皆聽與邊
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納欵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
易羊馬牛駝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甆漆器薑桂等物
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羊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
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視所載十
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皇祐
中總其數五十三萬有餘陝西榷場二天聖中并代路
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絕其互
市廢保安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
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歷六年從其請
復為置場於保安鎮戎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
言驅羊馬至無放牧之地為徙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既

而番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英宗治平四年河東經畧司言夏人句通和市初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禁邊民毋得私貿易至是上章謝罪復許之

神宗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直從之

九年詔立與化外人私相貿易罪賞法河北漕司請也

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物貨專掌於三司之催

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疋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疋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

五年刑部言賈人由海道往外蕃請令以貫物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

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給舶司為折博本廣南福建兩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紹興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

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為約詔監司守倅巡捕覺察

四年詔川陝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於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因緣為姦非守倅廉明則弊倖滋甚凡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至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言者謂當厚其繒綵待以恩禮十二年盱眙軍建榷場置官監淮平搭息不得過三分兌賣入官別搭息與北官博易應造軍器之物及犬馬等並禁其淮西京西陝西榷場如之於是沿淮上下東

自揚楚西際光壽禁止私渡凡南客販到草末茶止許本場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北使所過有博易者許接送伴使應副

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詔四川茶馬復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碉門靈門兩寨博易場詳見茶考

二十九年詔存盱眙軍榷場外餘並罷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悦

權近自今有以篤褥香指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蕃商者皆重寘其罪令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取材舶司每令揀選堪用者起發凡舶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也次曰牛頭舶比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遞得三之一也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三路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餘數依舊法先是十四

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

上因問御史臺檢法張闡舶歲入幾何闡奏抽解與和買歲計之約得二百萬緡上云即此即三路所入皆常賦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輔臣取實數以聞

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税寛其期而使之待價懐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輸納使之貨

滯而價減所得無幾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約束從之既而市舶司條具利害謂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擇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户懼抽買數多所販止是麤色雜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買且三路舶船各有司存舊法召保給據起發回日各於發船處抽解近緣兩浙船司申請隨便住船變賣遂壞成法乞下三路照舊法施行兼商賈

由海道興販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者回期難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户充保自給公憑日為始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之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若有透漏充保物力户同坐從之

見任官將錢寄附綱首客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抽解和買入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

國家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

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雖嚴

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暮夜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

莫問其弊卒不可禁矣

六年詔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

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其後監官等止

將海商入蕃興販便作招誘計數該賞者多而發到香

貨下色者皆充數紐估乃詔舶司相度措置毋容僥倖

文獻通考卷二十